

人间物语

痕迹

## 村庄笔记·财富

| 觉迟文 |

村里有句俗语，“穷三担富三担”。意思是贫寒之家，缺的是三担稻米；富裕之家，阔的是余粮三担。逼仄的村庄，村里人过着贫寒的日子。几乎家家是平房，简简陋陋，直统统一进，没有院子，鲜有天井。推开家门，屋内物件寥寥，一览无遗。家与家、户与户藏不住秘密，人们仿如生活在透明的玻璃屋。谁家有几间房屋、几分自留地，乃至多少牲畜、多少余粮、几张桌子椅子柜子等等，彼此心知肚明，了然于心。江南一带素有财不露富的说法，其实那是针对大户人家而言。我曾去过苏州吴江的黎里古镇，那里至今完好保存着几百幢老宅。这些老宅青砖黛瓦，庭院深深；巍峨的门头，高耸的围墙，让人联想遐思。他们把门档修得狭窄，窄小的窗户筑在高端，室内黯淡阴湿。如此做派，为的是藏住财富，不让家室的金银财宝外显。对于像我们这样穷得叮当响的村庄，即使夜不闭户，也没有小毛贼有兴趣光顾。

村里有位爷爷，说话嚷嚷，声音响遍整座村子，就像树上的知了，村里人称知了为“老猛蝉”，因此背后就唤他“老猛蝉”。“老猛蝉”每天早上往小街跑，坐进面店，喊上热腾腾的红汤面，外加一块红烧肉。回家时顺便买两根“油炸桢”（油条），捎给孙子。平时他说话行事神气活现，时不时炫耀自己腰里有钱。“老猛蝉”的阔绰相，让人想起老话“千有理百勿错”的来历。古时隔壁村有个大户，家藏银子数千两。在四邻八乡，他财大气粗，不管有理无理，事情对错，他总是一言九鼎，他说了算。后来人们私底说，家藏银子千两，无理也是有理；手有银子百两，道理总是不错。村里人全知道“老猛蝉”的底细，私底下对他并不买账。据说，当时有位和“老猛蝉”同辈的爷爷顾凤鸣，身手不凡，亦匪亦盗，做着拦路抢劫的勾当。一次顾凤鸣将不义之财藏在西南角的坟堆里，被“老猛蝉”发觉。夜晚，“老猛蝉”悄悄将包裹提回家。不久，顾凤鸣因投靠“东洋人”，被驻扎本地的新四军用麻绳勒死。于是“老猛蝉”一夜暴富，堂而皇之享用钱财。经年累月，“老猛蝉”坐吃山空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老死时，钱财耗费已所剩

无几。

村里最富有之家，要数我同学阿建家。有目共睹的事实是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他家拥有一棵七十年的老榉树，几人合抱粗，数十米高。榉树被上海造船厂相中，以800元人民币的高价买走。800元，当初简直是天文数字，许多人一辈子见不到这么多现钱。那时100元面值的人民币还没发行（直到1987年第四套人民币发行，才有100元面值的钞票）。籍此阿建家成了板上钉钉的村庄首富。此事轰动一时，人们口口相传，成为饭后茶余的一桩美谈。村民羡慕不已，他们奢望天上掉馅饼之类的事也能泽被自家。但于大多数人家而言，三斤芝麻、五斤黄豆、自留地上碧绿的蔬菜，便是很好的财富；更多的寄厚望于家里的牲畜家禽，鸡下了蛋，积攒起来去集市变卖；家兔两月一次退毛，兔毛卖给供销社；肉猪长到108斤，出售给食品站。以此换钱，贴补家中的油盐酱醋。

村里有位浪荡子，一贯游手好闲。他一间破屋，家徒四壁。村人私下料想，他这辈子注定要打光棍。可凭他三寸不烂之舌，竟从外乡娶回一位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。无情的事实，彻底颠覆和刷新了村里小伙子的眼球。婚宴那日，我的小伙伴发现一个秘密，浪荡子的裤裆一直竖挺着，如撑起的一把小雨伞。于是，好多个夜晚，想入非非，成了我少年春梦的注脚。婚后，浪荡子养了一男一女，可他还是不思进取，四处游荡，坑蒙拐骗。间隔时日，他的门头不清，常围聚讨债之人……最后，他在外乡诱奸一位痴呆的女孩，致其身孕六月；女孩被父母追打逼迫，跳河自尽。他被判刑18年，银铛入狱……刑满释放回家，浪荡子赶上了村庄拆迁安置，分得了两套安居房，一笔补偿款。从此，他优哉游哉，日脚过得滋润洒脱。

言及此事，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满腹牢骚，一脸迟疑。父亲长年早出晚归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累死累活牛马般地做农活。到头来，一切归零，推倒重来，父亲竟和浪荡子站在财富的同一跑线上。父亲无法辨清个中况味，只得用村里的一句俗语宽解自己：“牛吃稻柴鸭吃谷，各人头上一分福。”

## 暮色中的龙兴古镇

| 艾英文 |

黄昏时分，天色暗淡，我们一行来到距重庆市区36公里处、长江支流御临河畔的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——龙兴古镇。人口处南龙门石砌城墙、青瓦飞檐。走在清幽如玉、被经年累月的足迹打磨得油亮、有点硌脚的青石板老街，如同踏进沧桑的岁月深处，步入泛黄的古老时光。

来重庆之前，我做过功课，了解龙兴古镇兴街于元末明初，有600多年历史，其地理位置险要，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。相传明朝建文帝为躲避四叔父朱棣追杀，曾夜宿隆兴场，在一小庙避难，躲过追兵。后小庙扩建，命名为龙藏寺，香火日盛，邻近地段修起过街楼，形成至今保存完好的古镇老街，每逢3、6、9赶场集市，成为繁华的早码头。据《江北县志》记载，龙兴“元末明初已有小集市，清初设置隆兴场（龙兴场）”。龙兴古镇历史文化遗存丰富，传统格局和风貌保存完好，有大夫第、明氏宗祠、包氏宗祠、龙兴寺、藏龙宫（道观）、基督堂、贺家寨、刘家大院、风雨廊等建筑。

徜徉在古镇宽阔、笔直的石板街和狭窄、悠长的阶梯步道，古榕树枝繁叶茂，常青藤爬满墙面，青石板上布满青苔；两旁的民居穿插商户和店铺，有面粉作坊、油榨坊、糖坊、豆腐坊、酒馆、酱园铺、药房、旅店、茶铺等，有的是百年老字号；连片成群的大院、府第、佛寺、道宫、祠堂、牌坊、会馆、戏台、石桥、绣楼、水井等原生态建筑群，仿佛是一个建筑博物馆，精致的门楼、门柱、屋顶、墙面、窗棂上的雕花显露昔日繁华，浓缩建筑、绘画、书法等文化和艺术元素。

宗祠又称宗庙、祖祠、祠堂，是祖先灵位供奉地、祭祖活动的场所，也是商议大事的议事堂、家族最高权威的所在。为什么龙兴古镇宗祠这么多？这与历史上“湖广填四川”有关。龙兴古镇在重庆东边，是湖广人移民入川的必经之道，许多外地移民来到龙兴耕耘、经商，逐渐形成大的家族，形成一种包括姓氏、宗族、宗祠内容的传统民俗和文化现象。

走进建于清道光年间，原为“贺氏宗祠”的华夏宗祠，木雕、石雕、彩绘三大工艺，把祠堂装饰得富丽堂皇。厚德堂供奉炎、黄二帝石像，始祖堂陈列107个姓氏的始祖石雕像。两堂楼上楼下立有174块姓氏渊源石碑，以及众多家谱、百家姓书库等文物，供人们寻根问祖，成为鲜活的文化传承载体，蕴藏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与此同时，龙兴人宗教信仰多元、极具包容性，既供奉本土的英雄人物，又信奉“诗礼传家”的儒家思想、“乐善好施”的佛家教义和道家的阴阳五行，天主教、基督教也占有一席之地，和谐相处。

古镇戏楼、戏台很多，寺庙也是看戏的地方。龙藏宫、禹王庙里的戏楼高大壮观，贺家寨、高峰

寨、天堡寨里的戏楼古香古色，华夏祠堂、刘家大院、江家祠堂、明氏祠堂、包氏祠堂里的戏台清丽精致。“龙兴场人生得翠，裁秧挞谷把戏唱”，就是形容龙兴人对戏的痴迷。

古镇老街、老建筑、老物件都有来历。“三井巷”是三元明代所开老井，呈“品”字形排列，方台、圆口、方井身，井水清澈可见底，至今还给龙兴古镇提供水源；“大夫第”有“有德必寿”匾，被称为龙兴第一楼，前身为“第一楼”，是建文帝为感谢当地娄氏兄弟带路而建，现在是一家茶楼兼客栈；一线天式的小巷子，把老街与另外一条街连通。

正是晚饭时分，古镇炊烟袅袅，街道上行人稀少，从敞开的大门中，我看到当地人的生活状态，以及他们看游人走过时淡然的样子。我想，无论是面对游人的镜头，还是面对世事变迁，古镇人都有一种不动声色的从容吧。

在一户人家，我看到一对中年男女把一桶热气腾腾的米饭倒进石臼里，女人在舂米，“砰砰”“砰砰”的声音很有节奏，随热气喷出浓浓的米香。我问：“这是做什么啊？”女人说：“打糍。”看我不太懂，又说：“做糍粑。”我问：“现在可以吃吗？”女人说：“还没做好呢，十分钟后再来吧。”我说：“如果回来还从这里过，我一定来吃。”走到街尽头后，我折回，守信来到那户人家。女人拿出一个餐盒，把一块块黏稠的糍粑，裹上黄豆粉和白糖，说：“十块钱。”同时，又往里面加几块糍粑。米香、豆香四溢，我用牙签挑起糍粑，入口爽滑，味道清香，滋味甜润。我把沾在手指上的黄豆粉也吮干净，感觉唇齿留香。

在一家豆干店，我看到五香味、麻辣味、泡椒味、香卤味、烧烤味、野山椒味、孜然味、香菇味、海苔味等豆干，价钱都是28元一斤。卖豆干的女人端一个小盒子让我品尝，我吃一块麻辣味豆干，入口嫩而有弹性，既香且辣，绵密香醇。我就每样抓一点，共50元钱。

夜幕降临，戴袖标的保安在街上巡逻，这是延续古镇古老的风俗吧。街上除我们一行人，看不到其他游客。天下起小雨，我们回到南龙门下餐厅吃晚饭。站在城楼上，我再一次眺望古镇：依山而建的木屋、砖舍重重叠叠，古庙、祠堂错落有致，在我去过的古镇中比较原始和古朴，这种宁静与厚重的原生态、幽远与苍老的韵味，是我最喜欢的。

有600多年血与火历史的古镇，隐藏在大山庇佑、秀水滋润、人文鼎盛的渝北，曾经是繁华的所在，如今没被工业文明破坏，商业气氛不甚浓郁。但龙兴是重庆向北开发下一站，在大步向商业化发展，不知将来古镇原汁原味的美会变化吗？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会改变吗？自然淳朴的民风会保持吗？



## 儿童与海

摄影 / 江南雨